

情俠雙奪血龍令

(上)

● (台灣) 卧龍生 著



情侠双夺血龙令

(原名：江湖一担皮)

(上)

(台湾) 卧龙生

——

哇噻！好热闹的局面！

一群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邋邋遢遢的小叫化围聚一堆，足足有二三十人，在那里呼么喝六，赌的昏天暗地。

听他们的嗓门，赌的那么起劲，即使是一掷千金的大赌场里，大概也不过如此吧！

这是洞庭湖的君山，丐帮总堂口所在地。

丐帮是江湖第一大帮，成千上万的弟子，老叫化、大叫化、小叫化，男的女的遍布天下各地。

这里是丐帮的大本营，自然到处都是乞丐。

尤其最近几天，帮中好象有什么大事，大伙儿都显得特别忙碌，而且兴高采烈，他们这群小叫化，却是忙里偷闲，在这里赌上了。

这时当庄的小叫化，只有十一二岁，一付人小鬼大的精灵相，满头披散乱发，一对精明灵巧的大眼睛，清秀可爱的小脸蛋儿上，却是脏兮兮的，一看就知道是自己抓把泥土，故意抹在脸上的。

他高举竹筒，手按筒口，用力摇动筒内的三粒骰子，一面向围在四周的小叫化吆喝着：“开啦！开啦！要翻本的快下呀！下呀……”

听他的口气，显然是大赢家。

那些年纪都比他大的小叫化，听了他充满诱惑的吆喝，

便纷纷争着下注，连输寒了心，犹豫不决的，也忍不住一咬牙下了注。

当庄的小叫化露出编贝似的皓齿一笑，继续吆喝：“快下啊！快下……”一眼瞄见身旁那憨头憨脑的傻大个子，愁眉苦脸地在那里发呆。

“喂！憨仔，怎么不下注？”

傻大个子苦笑一下，耸耸肩，瘪笑道：“输去……输去……啦！”

“输光了？”当庄的小叫化很同情傻大个子，断了赌本的痛苦，他是可以体会得出来的。

傻大个子点点头，两手伸进裤袋，把口袋翻出，四角空空如也，连个铜子儿也没剩了。

当庄的小叫化望望面前，赢得堆了一大堆的碎银，随手抓起一把，递向傻大个子道：“喏，借给你翻本。”

不料傻大个子却拒绝道：“不！我不要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不想翻本了？”小叫化感到很意外。

傻大个子道：“我听人家说的，赌钱最讲究迷信，赢家在赌桌上借钱给输家，会倒楣的。”

“哦？”小叫化笑道：“庄家倒楣，押注的不是正求之不得吗？”

傻大个子连连摇头：“不行不行，那样我就算赢了，也心里不爽……”

小叫化信心十足道：“我倒不信这个邪！况且，这儿根本没有赌桌，我是在地上借给你的，大家只要有本事，尽管赢，我输了绝不怪你就是啦！”

傻大个子憨得可爱，仍然坚持道：“不！另回我有了银子

再翻本……”

小叫化眉头一皱，摸摸鼻子，摇着头道：“你这种人倒少见，这么吧！你没银子下注，就赌打耳光好了。”

“赌耳光？”傻大个子一脸茫然，心想赢了耳光有什么用？

小叫化道：“如果你赢了，我赔你一钱银子，输了，你自己打自己十个耳光。”

傻大个子还没搞清楚，已有人叫道：“那有这种赌法的？听都没听过。”

小叫化瞄他一眼：“现在你不但听过，而且马上就见到！”

这种好事谁不想捡便宜？立即听人接口道：“那我也下十个耳光！”

小叫化向那小子一看，长得獐头鼠目，一副爷爷不疼，奶奶不爱，十足臭要饭的德性，让人看了就打从心眼里不舒服，偏偏他还马不知脸长，在那里臭美。

“你？”小叫化摇摇头道：“打耳光不行，你输了要打屁股！”

那小子不服道：“为什么他可以下耳光？”说时向傻大个一指。

小叫化没好气地道：“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！”

那小子嬉皮笑脸道：“好！我就下十个屁股！”

此言一出，顿时引起一阵哄然大笑。

有人起哄道：“鼠仔，如果你输了，这十个屁股可得脱了裤子打啊！”

又是一阵哄然大笑。

“对！要打光屁股！”

“还要打得重，打得响才算数！”

鼠仔毫不在乎地笑道：“怕什么？反正这里又没有女生！”

有人已经不耐烦了：“他奶奶的，你们穷搅和些什么，咱们还要翻本呐！”

大家一听，个个迫不及待，催促庄家继续赌局。

小叫化不慌不忙，向傻大个子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傻大个子一脸的瘪相，勉为其难道：“好吧！我下十个耳光。”

鼠仔接道：“我下十个屁股！”

小叫化黠笑道：“全收了！”

喳喳呼呼声中，小叫化继续高举竹筒摇将起来。

“么！么么！……”

“么二三！”

二三十个押注的小叫化，不断大声呼喝，一个个眼睛睁的比铜铃还大，瞪着地上那只缺了口的破海碗，巴不得庄家掷出的是“么”或“么二三”，押注的连赶都不用赶，庄家就通赔了。

可是庄家的手风太顺，赌了将近一个时辰，他还没有通赔的纪录，倒是通吃不断的出现。

这批要饭的小叫化“贼”的很，个个好比回锅油条，尤其赌的门道，更是精的象猴儿似的，要在他们面前耍花样、做手脚，那真是别说门了，连窗都没有。

人家庄家赌的可是干净俐落，赢钱全凭赌技和手气，丝毫找不出毛病。不过，如果是平时，他们输急了，保证讹、诈、骗、赖全部出笼，鸡蛋里也能找出骨头来。

但他们今天不敢放肆，因为当庄的这个叫化人有来头。

听说他叫玉小仙，根本不能算是小叫化，而是“武林四大家”之一，黄山逍遥庄老庄主玉飞鸿的孙儿，也是丐帮帮主万骏的师叔丁大空，帮中唯一十袋长老，此番去黄山作客所收的弟子。

别看玉小仙年纪虽小，若论辈份，跟帮主万骏可以平起平坐，称兄道弟，这批小叫化只是丐帮的徒子徒孙，那敢对他不敬？

别说比辈份，就算比调皮捣蛋，他们还差得远呐！

小仙赌起来可是有板有眼，半蹲在地上，一手扶撑着大腿，一手高举竹筒猛摇。

“么二三！么二三！”

“四五六！四五六！”

呼么喝六声中，小仙将竹筒一翻，三粒骰子自筒内倾出，滑入海碗中不停地转动。

“么二三！么二三……”小叫化们齐声呐喊，仿佛以这种千军万马的声势，真能吓得三粒骰子不敢不听话似的。

小仙却抓着竹筒，在距海碗三尺的上空，随着的溜溜转动的三粒骰子晃动，口中象在念咒：“四五六！四五六……”

三粒骰子在碗中不停地转……

最先停止转动的是“两点”，接着停止的是“三点”，最后一粒仍在继续转动。

二三十个小叫化齐声大叫：“么！么！么！”

如果最后一粒骰子是“么”，正好是“么二三”，通赔。

大家已胜利在望，只等欢呼了。

不料那最后一粒骰子，偏偏“作怪”，将停止的两粒骰子一碰，使“两点”与“三点”，变成了“四点”与“五点”，而最后那粒骰子停下来，竟是“六点”，正好是“四五六”，通吃！

二三十个小叫化为之气结，不禁破口大骂，“三字经”不绝于耳。

小仙眉飞色舞笑道：“运气来了，城墙都挡不住！哈哈……”一面收拾战果，一面转向傻大个子：“没关系，暂欠一把，回头一起算。”

傻大个子却不领情道：“不！赌桌上不兴欠账的！”

小仙微微一怔，尚未及阻止，他已两手左右开弓，狠狠连掴自己十个耳光。

这小子倒傻得可爱，出手结结实实，丝毫不偷斤减两，好象是在打别人的耳光，不是打他自己。

“轻一点嘛！干嘛打那么重？”小仙有些过意不去。

傻大个子楞楞地道：“不痛不痒，那叫什么打耳光！”

小仙无可奈何地笑笑：“好吧！反正打的是你自己。”一转脸，瞥见鼠仔正想开溜：“喂！你还有十个屁股！”

鼠仔一脚刚跨出，急忙缩回，陪着笑脸道：“欠一把，回头……”

小仙断然拒绝：“不欠！”

幸灾乐祸的小叫化们起哄叫道：“少耍赖，快脱裤子！”

“打光屁股！”

鼠仔顿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

小仙一看鼠仔当真松开腰带，要当众脱裤子，吓得急忙把头扭转开去。

鼠仔不禁暗喜，向小叫化们扮个鬼脸，用右手拍打左

掌，大声报数道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

清脆的响声；倒真象在打光屁股。

傻大个子正待出声，揭穿鼠仔作弊，见鼠仔一施眼色，阻止他声张，他那还敢多事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却听小仙骂道：“妈妈咪啊！跟我来这一套，你还差得远呐！傻大个儿，替我打！”

傻大个子连忙应了一声，上前扒下鼠仔的裤子，老实不客气地举手就打。

他连打自己耳光都那么重，对鼠仔岂会手下留情。

鼠仔这下可是弄巧成拙，自讨苦吃，弯腰翘着屁股，被傻大个结结实实，打得他鸡猫子喊叫：“哇！哎哟！轻一点啊……”

小叫化们大叫大笑，一个个乐歪了嘴。

傻大个子继续打着：“五、六、七、八……”

鼠仔火大了，突然一挺腰，回身怒目相向：“你他娘的个西仔，老子又没输给你，你倒打上瘾了！”

他不敢惹小仙，却把气出在傻大个子头上，不由地怒从心起，一手提起裤子，当胸一把向傻大个子抓去。

哪知小仙一转身，眼明手快，抢步上一反手，搭住鼠仔抓向傻大个子的手臂：“妈妈咪！你想干嘛？”

鼠仔一声“我……”甫出口，只听小仙疾喝道：“去你的个球！”

搭住鼠仔手臂的手只轻轻一带，鼠仔已身不由主，向旁一个踉跄，冲跌出七八尺远，跌了个狗吃屎。

一阵哄然大笑，小叫化们齐声喝采，鼓掌外带跳脚。

鼠仔恼羞成怒，爬起来刚要开口骂出声，小仙赶来飞起

一脚，踹得他又趴下了。

小仙怒哼一声道：“十个屁股还差两下没打，这一跤加一脚，正好凑足了，滚吧！”

鼠仔那敢怠慢，急忙爬起，象只夹着尾巴的丧家犬狼狈而逃。

小叫化们又是哄然大笑，乐不可支，鼻涕、口水，用手一抹，成了花脸了。

“妈妈咪的，想投机取巧，捡便宜，门儿都没有！”小仙伸手一摸鼻子，作个不屑的表情。

他随即若无其事地谑笑道：“来来来！咱们继续，要翻本的把握机会！”

大家一听，顿时你挤我推，又围作了一堆。

小仙仍然当庄，吆喝道：“要下注的快下，没赌本的可以下耳光、打屁股，下啊！下啊……”

鼠仔已经吃过苦头，谁还敢捡这个便宜？

只有傻大个子，憨头憨脑道：“我，我还是下十个耳光！”

小仙冲他一笑：“好，收下了。”

其他人可没有傻大个子的勇气，输光了的只好干瞪眼，放弃翻本的机会。

小叫化们有的全身摸索，翻寻赌本，有的连破鞋都脱下，把藏在鞋子里头的“私房钱”，那是伸手乞讨得来，私自“贪污”留下，未全数交给“头儿”的“公款”，一股脑全部下了注。

于是，等没有人再下注了，小仙又将海碗里三粒骰子抓起，丢入竹筒，高高举起一阵摇动。

小叫化们的呐喊声再度响起，声嘶力竭地叫嚷着。

“么！么！么！”

“二三……”

小仙不在乎赢钱，却喜欢这种刺激，也大声嚷着：“四五六！四五五……”

竹筒一翻转，筒口朝下，三粒骰子投入破海碗中，的溜溜地转动起来……

呼么喝六声更大，几乎响彻云霄，山摇地动。

二三十双眼睛，目不转睛地瞪着海碗里，不停转动碰撞的三粒骰子，二三十颗紧张的心，猛跳不已，差点从张开的口中蹦跳出来。

小仙充满自信地微笑着，他显然很有把握，这回不是四五六就是“抱子”，起码也是五点或六点。

三粒骰子终于停止转动，竟然是“么二三”！

“么二三！哈！庄家通赔！”小叫化们齐声欢呼。

小仙只骂了声，到君山来才学会的口头语“他爷爷的！”，便照着顺序，一注一注通赔。

傻大个子这回不用打耳光了，还赢回一钱银子。

小仙抓起三粒骰子，置入竹筒，又开始一面摇动，一面吆喝：“下啊！下啊！打铁趁热，要翻本的快下啊……”

庄家这一通赔，使小叫化们军心大振，如同打了一剂强心针似的，无不精神抖擞，信心陡增。

其中有几个懂门道的，甚至看准了连本带利一起的押上。

各人注已下定，小仙将竹筒猛摇两下，三粒骰子倒入破海碗中。

呼么喝六声中，三粒骰子快速转动……

当三粒骰子几乎同时停止下来时，大出小仙意料之外，他奶奶的，竟然又是“么二三”！

“哈！么二三，庄家又通赔！”小叫化们爆起一片欢呼，欣喜若狂。

小仙则直抓头，抓得那一头乱发更乱，他实在不敢相信，自己竟然会连出两把“么二三”。

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简直有损他的赌威，使他的一世“英名”，毁于一旦。

诚如他自己所说，运气来了城墙都挡不住，大概倒起楣来，放屁也会打到脚跟了。

既然通赔，没有啥话好说，只好照赔不误。

这一来，小叫化们全卯上了，连本带利全押上，有的自己押了不算，还拉别人下水：“斜眼！全押上，打庄如打贼啊！”

小仙心里暗骂：他爷爷的！你祖宗八代都是贼，才有你这个贼头贼脑的龟孙子！

他骂的一点不错，这小子的长相比鼠仔还讨厌，叫别人斜眼，忘了自己是歪嘴。

倒是经这小子一煽动，不但“斜眼”一咬牙，连本带利全押上了，其他的小叫化也霍然心动，纷纷争着加注。

小仙换个姿势，把竹筒交在左手摇动，吆喝着：“下啊！打铁要趁热，赢钱要赶风头……”

眼光一扫，各人注已下定，没有人再下注，小仙高举竹筒用力摇几下，突将筒口朝下一翻，疾喝一声“走！”，三粒骰子直落海碗里。

这回好生古怪，呼么喝六声尚未起，碗底如同有股强大

吸引力似的，竟将落入碗中的三粒骰子一下吸住。

三粒骰子连跳都未跳动，就呈“品”字形排列，赫然又是“么二三”！

“哇噻！”小叫化们齐声爆出惊喜的欢呼。

小仙气得大骂：“他爷爷的！邪门！”

确实有点邪门，那有一口气连出三次“么二三”的？简直破天荒，连大英百科全书上也找不出这种纪录！

小仙突然似有所觉，猛一回头，只见身后不知什么时候，站了个身如金刚巨神的老和尚。

老和尚是谁？

没有人认识，甚至未曾注意，他是几时悄然来到这里的，没人知道。

大家全神贯注，注意力集中在三粒骰子上，别说突然走来个老和尚，即使佛祖释迦牟尼来到，他们也无暇多看一眼。

但君山位于洞庭湖中，是丐帮的大本营，连个土地庙都没有，那来的和尚？

小仙突然想到，师父丁大空匆匆赶回君山，就是约好少林寺的了凡大师在此相见。

眼前这个老和尚，八成就是了凡大师吧？

丁大空人称“醉龙疯丐”，能跟他结为莫逆之交的人，绝不可能是道貌岸然，正经八百的出家人，否则怎会跟老叫化臭味相投？

心念一动，小仙猛然若有所悟，说不定自己连出三把“么二三”，就是这个老和尚在暗中捣鬼！

小仙霍地跳起，冲着老和尚怒问道：“喂！是不是你这光

脑袋的，在暗中搞鬼？”

老和尚正是了凡大师，一脸茫然道：“不知小施主指的何事？”

小仙冷哼一声道：“少跟我装蒜，要不是有人在我背后搞鬼，绝不会连出三把么二三，他奶奶的，除非见了鬼！”

了凡大师单掌举胸，宣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从不沾赌，小施主怎可把老衲扯上？”

小仙嗤之以鼻道：“哇噻！你从不沾赌，站在我后面干嘛？分明是个赌鬼！”

了凡大师笑道：“老衲不过是经过此处，看这里十分热闹，不知发生何事，走过来瞧瞧而已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出家人从不打诳语。”

“哼！”小仙道：“我看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象你这种出家人多几个，少林寺可以办一次吹牛说谎大赛了！”

了凡大师不以为忤，笑问道：“小施主怎知老衲来自少林？”

小仙眼皮一翻，谑笑道：“我不但知道你是少林和尚，还知道你的法号叫了凡，对不对？”

了凡大师不由地一怔，诧然道：“哦？想不到小施主对老衲如此了解，小施主还知道些什么？”

小仙眼珠子一转，故意卖弄道：“嘿嘿！我知道的可多着呐！譬如你以能吃出名，每顿至少五海碗白饭、十几个馒头，还有……你是个小气鬼！”

了凡大师听得又是一怔，悻然道：“谁说老衲是小气鬼？”

小仙笑道：“你的好友，老叫化子丁大空！”

了凡大师呵呵大笑道：“原来是他！这老疯子，怎么可以在背后如此批评老衲？”

小仙道：“难道你不承认？”

了凡大师淡然一笑道：“出家人四大皆空，早已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一身之外无长物，还有什么大方小气可言。”

小仙接道：“他说跟你相交几十年了，想借你的‘金刚护体神功’练功笔记手抄本一阅，你都舍不得，还不够小气吗？”

了凡大师呐呐道：“这……”

冷不防小仙出手如电，出其不意地一拳，直向心窝捣来。

不料小仙这一拳，竟在距了凡大师身体尺许外，如同被一堵无形铜墙铁壁所阻挡，非但无法越雷池一步，反被震得拳头发麻，全身向后反弹出数尺。

老和尚施展的，赫然正是少林绝学，从不外传的“金刚护体神功”！

小仙偷袭未逞，反而哈哈大笑道：“光秃秃的，你赖不掉了，被我逮着啦！”

了凡大师莫名其妙道：“你逮着了什么？”

小仙洋洋得意道：“我要真想抽冷子给你一拳，别说你是少林寺和尚，老林寺的也躲不开，我只不过是虚晃一招，试探一下你的功力如何而已！”

了凡大师不解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小仙道：“现在铁证如山，人赃俱获，证明你刚才站在我背后，是以本身功力，运聚脚下，传达碗底，借以吸住碗里

的三粒骰子，摇控它的点数，使我阴沟里翻船，连出三把‘么二三’，对不对？”

了凡大师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突然敞声大笑起来。

小仙状至得意，也憨笑不已。

了凡大师突然止笑问道：“小施主，你是那老疯子的什么人？”

小仙顺口道：“我只能告诉你我是老疯子的徒弟。”

天底下大概只有他玉小仙，能公然称自己的师父老疯子，绝对找不出第二个。

了凡大师颌首笑道：“难怪，难怪，错不了，有其师必有其徒，哈哈……”

小仙对答如流：“有其友，必有其……”因为答不出下一字，只好说：“真是交友不慎！”

这一老一小，又相对大笑起来。

小叫化们已等得不耐烦，纷纷叫嚷着：“小兄弟，咱们赢了还没赔钱呢！”

“老和尚，别搅局行不行？咱们还要赌啊！”

小仙回身一瞪眼：“妈妈咪的，我不跟你们赌了！”

小叫化怔怔地道：“不赌了？那……”

小仙道：“地上的银子，你们自己全拿去分，我要跟光脑袋的单独赌！”

顿时，二三十个小叫化扑作一堆，争先恐后，抢夺地上那堆碎银，乱成一团，好不热闹。

小仙未加理会，却向了凡大师瞄眼道：“该咱们两个赌一赌了！”

“要跟老衲赌？”了凡大师摇头而笑道：“出家人从不沾赌

……”

小仙道：“你已经沾了！”

了凡大师强自一笑道：“老衲不过是一时兴起，跟小施主开个玩笑而已，小施主何必强人所难，逼老衲犯戒啊！”

小仙不肯罢休道：“那咱们不用骰子，也不赌银子，这总成了吧！”

了凡大师坚持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，出家人绝不沾赌。”

小仙灵机一动道：“不赌就不赌，那咱们比吃如何？”

“比吃？”了凡大师霍然心动：“怎么个比法？”

小仙道：“既然比赛，就得有个彩头，可是，你又不赌银子……这么吧！如果你输了，就把‘金刚护体神功’手抄本借我一阅。”

了凡大师面有难色道：“这……”

小仙接道：“你放心，我绝不会黑吃黑，只不过是好奇，借来看看而已，何况，你不一定会输，即使输了，我也以借阅两个时辰为限，而且保证绝不学它。”

了凡大师犹豫一下，心想：“比别的我没有把握，比吃那还不是稳操胜卷。”

他又想，这小鬼既是老疯子的徒弟，又如此刁钻，何不趁此机会修理他一顿？

心念既定，老和尚不禁笑问道：“如果你输了呢？”

小仙落落大方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了凡大师想了想，始道：“那就打你十下屁股！”

虽然小仙明知自己不会输，闻言也不禁脸上一红，犹豫一下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

了凡大师暗喜，忖道：“小鬼，你可是自找的！”